

受凉疼痛的姜胶膏,治大便燥结的葱白熨法。③多用根类、籽实类药。其意在以其富浆汁之品,治脏腑之阴,应用次数最多的是山药。用生山药,取其汁液浓稠,色白味甘,能通而敛,滑而涩,阴中有阳。④多用药对。张氏熟谙药性,创制新方,在“七情”和合方面,提出一些“药对”颇为注意。如人参、赭石的相配,有相辅相成之功。对元气大虚,喘急欲脱之证,“但用人参转有助气上升上弊,必

与赭石并用,方能引气归原”,“而上焦之逆气浮火,皆随之顺而下。”进而言之,“设于逆气上干,填塞胸臆,或兼呕吐,其证之上盛下虚者,皆可参赭并用治之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第四期第二卷》)

*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医院(430074)

黄元御《四圣心源》学术思想初探

冯 兵*

黄元御(1705—1759年),名玉路,号研农,别号玉楸子,山东昌邑人。他精研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,尊黄帝、歧伯、扁鹊、仲景为“医门四圣”,言“四圣之书,争光日月”,赞四圣“医理玄奥,非上智不解”,叹“人亡代革,薪火无传”。因此,他常笔耕不辍,撰述医理心得,启迪后学。先后著有《四圣心源》等 20 余部专著。

1 天人相应,天道人理互通

黄氏的整个学术思想,均构建在中土之气升降出入之上。他认为混沌未开、混成一体的宇宙随着中气之机的显现,就开始有了分清别浊的运动,其中清者左旋上升而为阳,浊者右转下降而为阴。阳上阴下,天地自分,两仪自成。土独居其中而为枢,枢轴旋转,阳升阴降循环不休。阳气渐升温而生木,木之温气再升,积温成热化而为火;阴气渐降凉而生金,金之凉气再降,积凉成寒化而为水,水、火、金、木,即为四象。阴阳变化,四象轮转,于自然时节则有春、夏、秋、冬的四季更替,土旺于四季之末而寄宫于夏秋之交,土合四象化五行以万物之变;于人身机体则有肝、心、肺、肾的四脏变化,土生四脏应五行生克不息而化精神气血。黄氏认为,人居天地间,“秉天气而生六腑,秉地气而生五脏”(《四圣心源·六气从化》),六气调和五行有序则人不病;若六气偏见,五行失常,则病现于身。六气加之于人身,不病之时看不见六气的变化,一旦处于疾病状态,则或风或火,或寒或热,即随五行制化通过脏腑机能的变化而表现出来。

2 “以气而不以质”的五行生克观

黄元御在继承中医传统理论的基础上,对五行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创新性阐说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是认为五行的生克关系“以气而不以质”(《四圣心源·五行生克》),“气”表示其功能活动状态,“质”则是指具体的物质本身。传统的五行生克是指自然状态下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类属性不同的物质之间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。黄氏肯定这五类属性物质之间的关系,如木生火、火生土、木克土、土克水等,但同时强调,这五类物质的相生相克是通过各自的“气”即功能活动状态下得以实现和完成的,其实体本身是不可能相生相克的。他在《四圣心源·五行生克》中明确提出:“五行之理,有生有克,……其相生相克,皆以气而不以质,成质则不能生克矣”。其二,他认为,五行相生不仅仅是按传统意义上的顺序机械进

行的,在与木、火、金、水“四象”的关系,中土之气是最为基础和主要的,是五行关系的主动者。这些认识,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五行学说固有模式的突破和完善,使五脏配五行之间机械的简单的关系更丰富完整、更合理准确,并成为黄氏医理的重要理论基石。

3 土生四象的生理观

3.1 中土实为五脏主

黄氏认为,中土脾胃之气是机体阴阳升降、脏腑运动变化的枢轴,是四象生化之动力。他说:“分而言之,则曰四象,合而言之,不过阴阳;分而言之,则曰阴阳,合而言之,不过中气所变化耳”(《四圣心源·阴阳变化》),如此尚嫌不足,更直截了当进一步说道:“土为四象之母,实生四象”(《四圣心源·五行生克》),将中土脾胃的作用提到至高至重之位。中土通过阴阳升降、气血化生与肝肾肺心紧密相关,成为脏腑功能活动的关键环节和事实上的主动者,他说,“五脏皆有精,悉受之于肾;五脏皆有神,悉受之于心;五脏皆有血,悉受之于肝;五脏皆有气,悉受之于肺,总由土气之所化生矣”(《四圣心源·精华滋生》),人之精神化生、形体结聚、五情起原、精华滋生、糟粕传导,莫不因其而起,实可谓中土运则脏腑皆治,中土衰则脏腑皆乱。

黄氏以为,相火得离宫真阴的清化为阴,藉戊土右转之力清降而化肺金;更降之于,清化为寒而生肾水阴精,蓄藏坎府。而肾水得坎府真阳煦化为阳,藉己土脾左旋生发之力,蒸腾而化肝木;再升之于上,温化为热而生心火阳神,居位离宫。一升一降,圆环无端,生生不息。黄氏之说,深得易理,实发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所隐言,从另外一种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脏腑运动变化的和谐图画。

3.2 中土以湿为主气

黄氏认为,土分戊己,脾土湿而胃土燥,但“胃家之燥不敌脾家之湿”(《四圣心源·太阴湿土》)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,一是土性本质所为,太阴之气在天为湿,在地为土,在人为脾,己土之湿,为土之本气;戊土之燥为从金所化之气,故土气之湿与燥,一为本气,一为子气,湿为主而燥为从。二是从季节气候上讲,湿气为水火交蒸所产生,中土所主时令在每年六月、六月之时,火热在上而寒水在下,土居其中,受水火寒热之气互相激荡郁蒸,则蕴

生湿气。三是从方位上说,土寄位于西南,南主火而西主凉,凉热之气交聚西南之位,故西南土厚而湿重。有此三者,中土之性主湿可见矣。

3.3 阴阳升降有序则机体“下温上清”

黄元御在论述人体阴阳升降变化时,提出了“阳根”、“阴根”的概念。他认为,阳位于上,右降于下以化阴,一线真阳存之于坎府是为阳根,阳根于下,癸水蛰藏之,阴中有阳,精盈而水温,故水不下寒;阴位于下,左升于上而化阳,火中之液藏于离宫而为阴根,阴根于上,阳秘藏之,阳中有阴,火不上热,故神旺而气清。阴阳二气,上下回周,“彼此互根,上下环抱”(《四圣心源·阴阳》),从而形成平人“下温而上清”(《四圣心源·中气》)的生理状态。这一生理特性,全赖中气健运,已升戊降来主持维护;已土升则水木不郁,肾肝之气随之而升,肾水上升阴根滋润,故火不上热;戊土降则金火不滞,心肺之气随之亦降,心火下降阳根充实,故水不下寒,脏腑功能活动得以有序进行。

4 土湿水寒木郁的病理观

4.1 “百病率由土湿”

黄氏认为,中土为人体阴阳变化之枢纽,一身元气之所生,人受邪则土必先伤。中土脾胃生理层面上的“湿胜者常多,燥胜者常少”(《四圣心源·阳明燥金》)的状态特性,决定了其在病理层面上也必然是以湿为主邪的病机变化,“脾为湿土,凡病必湿”(《四圣心源·淋涩根原》),故“及其病也,十人之中,湿居八九而不止也”(《四圣心源·中气》),甚至“一切内外感伤杂病,尽缘土湿”(《四圣心源·六气偏见》)。湿胜则中气不运,升降失常,四象生机受阻,百病由此丛生。

湿为土气,本无寒热,若湿盛不能克水而反被水侮,则成湿寒之质;若湿土为木所克,湿气相郁则生湿热。即使有燥之象,也是因脾湿木郁生风化燥而为上燥下湿,标燥本湿。黄氏因而感叹“医家识燥湿之消长,则仲景堂奥可阶而升矣”(《四圣心源·阳明燥金》)。

黄氏认为,土湿则中气衰升降窒,于肾则缘脾土不升,木火不长,阳气沉沦陷下,阳根失于温养,肾水下寒而精病,出现遗精、腹泻、尿多、崩漏等遗泄滑脱的阳虚病证;于肝则缘中土生发不力,肝木郁滞失却温升本性,血病凝瘀不流而致月经不调,出现吐衄、便血、溺血等病证;于肺则缘土湿胃逆,肺气失于清降,壅滞胸膈右胁,而致胸闷胸痛,喘咳痰饮等病证出现;于心则缘脾湿胃土不降,金水失于收藏,君相火泄,心火上炎,热扰心神出现心悸失眠、惊悸怔忡等上热病症。故黄元御说道:“胃主降浊,脾主升清,湿则中气不运,升降反作,清阳下陷,浊阴上逆,人之衰老病死,莫不由此”(《四圣心源·中气》)。

4.2 “阳易损而阴易旺”

黄氏认为,阳虚水寒同样是最为常见的病理状态。他说:“病于阴虚者,千百之一;病于阳虚者,尽人皆是也”(《四圣心源·阳虚》)。究其原因,大致有几个方面:①火不胜水,五行之常。黄氏认为,五行之理,有生有克,而五行中水克火的正常生克制化关系,揭示了脏腑火常为水

克的生理特性,所谓“火不胜水,五行之常也”。反映到病理变化上则导致火不胜水、阳易耗而阴易胜的局面,因此临床所见“寒水侮土者,十九不止”(《四圣心源·少阴君火》)。故疾病过程中多出现阴盛阳衰状况。②误诊误治,重伤阳气。黄氏认为,古今医家恣用苦寒,滋阴泻火,戕伐阳气;病者也易受误导,动辄称热,滥服凉药,均在客观上造成了机体阳衰阴盛的结果,轻则伤身,重则殒命,流祸无穷。他在《四圣心源·阴脱》篇中曾说道:“后人不解经义,……悉以滋阴凉血,泻火伐阳,败其神明。③摄生失宜,阳伤阴盛。黄氏说:“人不能有生而无死,而死多不尽其年”(《四圣心源·劳伤解》)。人有生就有死,生仅一途而死有千般,少有得“尽其年”而寿终者,大多是不得“尽其年”,夭亡而横死者。究其原因有三:外则欲求太过,戕伐无度,耽于声色犬马,正如《吕氏春秋·本生》所说:“糜曼皓齿,郑卫之音,务以自乐”,致精去火泄,阳根败坏而水寒;内则饕餮恣啖,不倦终日,甘脆肥浓,不厌其多,饥饱寒热,不知自节,殊不知其所饮所食,已成腐肠毒药,以致中伤不运,土湿壅遏;中土湿则寒水侮之而阴寒盛;更兼忧思郁虑,心欲无穷,殚精极虑,耗伤阳气。如此种种,直“变温泉而为寒冷之渊,化火井而成冰雪之窟”(《四圣心源·腰痛根源》),使阴进而阳退,阳虚而阴盛。

阳虚水寒,上则侮土。胃土不降,一则金水失于收藏,君火相火升炎,火热烁阴,可致阴虚;一则相火失根,君火不秘,阳神飞荡,虚浮惊怯,善忘不寐,甚作奔豚,寒水上腾凌心,渐至火败土崩,阳脱而亡。脾土不升,木火失于生长,一阳沦陷,肾气渐亡,导致阳虚;土湿阳虚,更致生气不旺,乙木不达,木陷下郁,欲得疏泄而后快,致肾不藏精,精不交神,流溢不止,甚则精血驰走,阴脱而亡。

4.3 风木者,百病之长

黄氏认为,“风者,厥阴木气之所化也,在天为风,在地为木,在人为肝”(《四圣心源·厥阴风木》)。木应春主生,地冻水寒之时,阳气闭藏万物冬蛰,只有春风吹拂,阳气发陈,万物得其生长之机才会萌芽生发。春风不动,阳失生发,则土壅不疏,水寒不化,生意全失。取类比象验之于人,肝为风木之脏,生于肾水而长于脾土,水寒土湿,阴翳不化,阳气蛰伏,必赖肝木疏达生气以升之。肝失条畅,木气不达,侵逼土位,则中气壅滞,运化转输不能,由之丛生百病。

“木以疏泄为性,愈郁则愈欲泄”(《四圣心源·精遗》),肝木抑郁,得泄则郁得缓解。生风摇动,实为“泄”的一种途径,但木郁风动,即可致血枯精泄。其他如“腹痛下利,亡汗失血之证,皆风木之疏泄也,……其传化乘除,千变不穷,故风木者,五脏之贼,百病之长”(《四圣心源·厥阴风木》)。若木郁不升,热陷于下可见下热之征,此非相火之旺,不可擅用苦寒之药。

5 培植中气,扶阳抑阴的治疗观

5.1 制“黄芽汤”定培土大法

黄元御在《四圣心源·中气》篇中制“黄芽汤”为调治“四维之根本”(《四圣心源·中气》),方中仅有人参、炙甘草、茯苓、干姜四味。在方解中他说:“中气之治,崇阳补

火,则宜参、姜;培土泻水,则宜甘、苓”。其加减运用更具示范性:“其有心火上炎,慌悸烦乱,则加黄连白芍以清心;肾水下寒,遗泄滑精,则加附子、川椒以温肾;肝血左郁,凝涩不行,则加桂枝、丹皮以疏肝;肺气右滞,痞闷不通,则加陈皮、杏仁以理肺”,提纲挈领,独具匠心,简明扼要,字无虚言。此方充分体现了他培养中气,扶阳抑阴的一贯主张,堪称其核心代表方剂。其他证治,无离左右。

5.2 立“天魂汤”示复阳精要

黄氏认为,人病以阳虚为多。一阳沦陷,肾水下寒,水寒则侮土,土湿更加重阳虚,水土寒湿则木郁为患。因此,他紧扣土湿水寒木郁的病机,告诫后人对阳虚病证既要“知其木火之衰”,更要知“脾土之弱”(《四圣心源·阳虚》)。溯源而治,升肝脾以助阳神生长,切不可仅只以温肾为法,因制“天魂汤”以升肝脾温肾气益肾阳:甘草、茯苓培土泻湿气,干姜、附子暖脾温肾,人参、桂枝达木扶阳。药精力专,直击肯綮。

5.3 拟“地魄汤”解阴虚之治

黄氏解阴虚之由,乃胃土不降,金水失于收藏,君相二火泄露而升炎,消灼心液,阴无生化之源而致。据此制成“地魄汤”,以半夏燥湿而转戊土,五味子收敛以降肺金,麦冬、芍药双清君相之火,玄参清金而益水,水充则君火不炎上相火得下藏,煅牡蛎敛神而藏精。由此处方可看出,即使专为阴虚证所治之方,黄氏也不忘培土护中气。

5.4 以“温经汤”法统妇科方药

黄氏辨治妇科疾病,也秉持其一贯之理,多以水寒土

败木郁立论。谴责“后世庸工,滋阴凉血,伐泻生阳,变膏腴之壤,作不毛之地”(《四圣心源·经脉根原》),竭力推崇仲景“温经汤”法,赞该方温中去湿,清金荣木,活血行瘀,可使脾阳左旋,肝血温升,肾水不寒,促进月事正常,胎孕长养。其治闭经的桂枝丹皮桃仁汤(桂枝、芍药、牡丹皮、桃仁、甘草、茯苓、丹参),治崩漏的桂枝姜苓汤、桂枝姜苓牡蛎汤,治痛经的苓桂丹参汤(牡丹皮、甘草、丹参、干姜、桂枝、茯苓),甚至治疗“堕胎”的桂枝参苓汤,治阳虚郁冒的桂枝茯苓人参汤等,都与温经汤一脉相承。

5.5 辨证知逆,随证治之

黄氏治病用药虽重温热,但也力倡必依理辨证,随证治之,并非胶执一端。如其治骨蒸,他认为,骨蒸夜热乃水寒土湿,肝木不升,温气下郁,陷于肾水所致,遂制方苓桂柴胡汤(茯苓、甘草、牡丹皮、桂枝、芍药、柴胡、半夏)温服以燥土暖水,升达木气。若服后“热蒸不减,加生地、黄芩”(《四圣心源·骨蒸》),此乃肝木郁陷则胆木冲逆而伴上热,故加生地、黄芩专以清之。但恐清凉之品过用伐阳,故随即告诫,“蒸退即用干姜、附子”,温水土以复本。又如其制金鼎汤(甘草、茯苓、法半夏、桂枝、芍药、龙骨、牡蛎)以治惊悸、奔豚,方后注释:“若病重年深,奔豚凝结,此阴邪已盛,缓用附子,当燥土去湿,调其脾胃”(《四圣心源·神惊》)。此类思想于其著作中随处可见。可见黄氏制方用药谨守病机,法度森严,于规矩中又不乏灵活性,显示了其精深的辨证论治功力。

* 云南省砚山县中医医院(663100)

从脏腑经络共振角度确定中国古代音乐标准音

许继宗*

音乐治疗作为一个新兴学科,正逐渐被人们接受,但其精确的理论体系尚未明确,比如西洋十二平均律中,24调调性感情色彩各说纷纭。回头研究中国古代音乐,我们发现《黄帝内经》中自古就已经存在系统的音乐治疗理论,战国时期,诸侯纷争,天下大乱,各个诸侯国都自己来确定标准音,偏离了根据天文、地理和人体特点来确定的上古标准音。

1 古代基本音律理论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中讲,“东方生风,……在色为苍,在音为角……;南方生热,……在色为赤,在音为徵……;中央生湿,……在色为黄,在音为宫,……;西方生燥,……在色为白,在音为商……;北方生寒……在色为黑,在音为羽”。《史记·乐书》载:“故音乐者,所以动荡血脉……故宫动脾……商动肺……角动肝……徵动心……羽动肾”。由此可见五音与五藏的对对应关系。乐书的描述,更是明确了音乐的功能是引起脏腑经络共振,即“动荡血脉”。我们平时听音乐,常常感觉到喜怒、忧悲等七情变化,这些变化产生于身体气血阴阳的变化。没有脏腑经络共振,是不会产生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的。

《灵枢·邪客篇》云:“黄帝问于伯高曰:愿闻人之肢节,以应天地奈何?伯高答曰:天圆地方,人头圆足方以应之。天有日月。人有两目。地有九州,人有九窍。天有风雨,人有喜怒。天有雷电,人有音声。天有四时,人有四肢。天有五音,人有五脏。天有六律,人有六腑……”。这里讲了五音对应五脏,六律对应六腑。

五音和六律是什么关系?五音,指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;六律中的律,是指定音器(竹管),共有十二个,各有固定的音高和名称:1 黄钟 2 大吕 3 太簇 4 夹钟 5 姑洗 6 中吕 7 蕤宾 8 林钟 9 夷则 10 南吕 11 无射 12 应钟,奇数(阳)称六律,偶数(阴)称六吕,合称十二律吕。五音在同一个八度内,六律也在同一个八度内。如果说五音和六律不同,分别对应五脏和六腑,那么只能说明他们分布在音序列的不同范围,比如说五音在低音区,六律在中音区或者高音区。

但是五脏六腑中相表里的两脏腑(如脾和胃)有着密切的关系,分属阴阳,即:对立统一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。而音序中,只有相邻八度的两个同名音才符合这样的规律,比如说 C(65.5Hz)和 c(131Hz)。因为,相邻两个八